

马克思的现代技术之思

刘日明

摘要 从性质上看，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现代技术批判哲学，批判的目的是澄清现代技术的历史性前提，划定技术批判问题上的两条界限。马克思追问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揭示了技术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阐释了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关联性，揭示了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三种不同类型和特征的“人类生活世界样式”。马克思区分了技术本身和技术使用的社会形式及方式，提出了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理想，划定了与实证主义、浪漫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

关键词 技术使用人 人使用技术 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 实证主义 浪漫主义

作者刘日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4-0023-12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但不能忽视人们对它展开的哲学反思。人们对新兴技术的哲学反思，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兴技术和其他现代技术一样，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存在，也是历史性的和社会关系的存在，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生产方式，其不是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文化、伦理等因素而自身独立发展的，其发展方向也不是科学家能够自行决定的，因此，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反思，实际上是对新兴技术发展背后的社会关系、使用技术的社会形式和伦理价值观的反思。二是新兴技术和其他现代技术一样，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世界样式，对它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人工智能等技术给人类自身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引发的问题的反思，是对它可能给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世界类型带来的变化的反思。

不难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哲学反思，存在着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兴技术采取完全无批判的态度，离开特定的历史性、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离开社会形式、经济基础、文化背景、伦理价值来抽象地看待新兴技术，认为数字时代是人间的天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可以解决人间的一切问题，从而陷入技术主义或技术决定论。后者对新兴技术采取抽象、浪漫的批判态度，否定新兴技术的文明作用，认为数字时代是人间地狱，人工智能将完全取代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新兴技术本身造成的，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而摆脱现代社会的问题和冲突，从而陷入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倾向，实质上是有共同点的，即都没有揭示现代技术的本质，没有看到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没有看到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以及未来社会的本质性关联，从而抽象、形式地理解新兴技术，把现代技术看作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的独立存在。

马克思对现代技术本质的追问，揭示了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阐明了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以及未来社会的关系，划定了两条原则界限，既划定了与在技术批判问题上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界限，又

划定了与在技术批判问题上完全否定技术的浪漫主义的界限。因此,把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作为我们反思人工智能及其未来发展的思想资源,可以避免人工智能的哲学反思中出现的两种倾向,对于理性客观地讨论人工智能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对于深化讨论新兴技术给人类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世界类型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作为批判形态的马克思技术哲学

马克思是有技术哲学的。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工业、商业、资本、经济等事实的秘密,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批判和表述了这些事实,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技术哲学。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被历史地遮蔽和误读了,这种遮蔽和误读主要根源于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中的“技术哲学”内涵进行教条主义化的解释。所谓教条主义化的解释,就是教条化和形式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唯经济决定论”。这种解释必然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抽象化为几条固定的、无实体性内容的公式,把马克思思想中关于技术哲学的范畴和思想内容简单地、粗暴地归并到甚至消解于“经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等范畴中,陷于对“技术”进行抽象的、粗俗的唯物主义解读。这种解释倾向不可能发现有关技术哲学的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不可能发现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与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的生活世界类型的关系,必然取消马克思思想中的技术哲学维度,而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与市民社会的发现相关联。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揭示了现代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即它离不开技术、工业、商业、资本、经济等事实的秘密,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必然触及技术的事实。并且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去批判和表述了现代技术的事实,形成自己的技术哲学。由此可见,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的事实的发现,以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对技术的事实进行批判和表达,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形成的重要环节。

市民社会技术事实的被发现和触及,是马克思发现历史的现实基础的关键环节,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形成的重要步骤。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源地是在世俗世界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物质生产活动当然是技术工业和商业活动,而不是精神的活动。马克思认识到,历史的现实基础是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只有揭示市民社会的秘密,才能寻找到历史的现实基础和发源地,才能发现和触及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的事实。经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达到了这个目标。

马克思的时代是现代市民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时代,也就是现代技术时代或技术工业时代。现代市民社会不仅是个人利益的舞台,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竞技场,也是技术、工业、商业、资本的舞台。就市民社会舞台上的技术而言,这是一个“机械发明的时代,空前数量的智力都用在改善工业技术工程中”^①。现代技术是在 18 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中登上市民社会舞台的,19 世纪,技术有了更加快速的发展和推广;以物理学、力学、光学、化学为基础的技术发明和创造,比如蒸汽机、电力能源动力技术,珍妮纺纱机、动力织机等纺织技术,电报等通信技术,汽车、火车、轮船等交通运输技术均已出现并得到广泛应用。恩格斯对马克思有过很高的评价: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尤其是那种发现被运用到工业中时,马克思会感到衷心喜悦。^②这说明马克思从早年起就高度关注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事实和状况,并对技术发现及其成果的积极应用持欢迎态度。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必须正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工业和科学的力量的事实,并且认为这是一件可以“作为我们 19 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即出现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工业和科学技术。^③有证据表明,马克

① 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秋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页。

思早年就对科技和科技史有很大的兴趣，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学习了微积分、解剖学、生理学、天文学和农业化学，晚年仍然密切关注电学和电气发明的进展情况。^①

马克思强调，历史的发源地不能在“天国”寻找，而只能在“人间”寻找，在人们的物质生产资料活动中寻找，不能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不能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来去研究现代资产阶级时代，相反地，必须从“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入手，才能真正认识现代资产阶级时代。^②由此可见，马克思是非常关注和重视市民社会舞台上的技术事实的，并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环节，马克思把技术与工业、商业、资本等现代市民社会的事实联结在一起，研究和解剖了现代市民社会，揭示了它的秘密，寻找到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和发源地，也触及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事实，并在这个过程中，把技术的事实纳入自身的思考范围，初步形成了技术哲学的视野。

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和表述中，他一直把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事实与工业、商业、机器、资本等现代市民社会的事实联结在一起，并以这种联结的方式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批判。这种联结方式和综合批判模式是马克思技术哲学的重要特点。因为，现代市民社会中的技术事实本身就是与工业、商业、机器、分工、资本等事实相互联结的。在其重要的经典哲学文本中，马克思对技术的思想阐释是采用这种相互联结在一起的表述方式。

面对现代市民社会技术的事实，亦即这个“19世纪特征的伟大的事实”，并经过对它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发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等事实的秘密，马克思就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批判、分析和表述这些事实，并形成自己的技术哲学。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技术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关联在一起的：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基本原理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工业、商业、分工、资本等事实进行批判、分析和阐释时，有明显的技术思考视角和技术哲学维度，蕴含了丰富的技术哲学内涵，对技术的思考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立足于技术哲学的高度，唯物史观的主要概念和基本原理也可以得到具体化的理解。这种内在关联性情况的例证，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中俯拾皆是，限于篇幅，我们仅举几例进行简要说明。

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要解答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有其特定的前提和基础，历史的内在本质和基本特征不是意识、思维和理性，而是生产、工业、商业和交换。马克思基于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技术发明、工业发展及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的哲学思考和概括，形成一种技术哲学视野和维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技术特质。分工、水力、蒸汽力，被恩格斯称作是动摇旧世界基础的三个杠杆，表明了现代技术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支配性地位。马克思也一向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对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有一个把蒸汽机、电力等现代技术比喻为“革命家”的著名说法：与巴尔贝斯和拉斯拜尔以及布朗基相比较，蒸汽机的应用、电力的使用、自动走锭纺纱机的发明，是更加危险的革命家。^③这里表达的意思是，技术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引擎，技术必然引导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即“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④。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基于对现代社会中技术工业的事实及其与文明民族兴衰的关系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一种技术哲学的视角，也表明了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当代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市民社会中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建立和发展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关系到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存和未来发展问题。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史为马克思技术哲学思考的科学性、客观性提供了有力证明。据以色列

① 参见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杨学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8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0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1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

畅销书作家赫拉利的考察,直到 1850 年前后,原本面对亚洲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欧洲才终于爆发,在一系列战争中掠夺了亚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中心移到了欧洲;全球第一条商业铁路于 1830 年在英国启用,到了 1850 年,西方国家已有近 40000 公里的铁路纵横交错,但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铁路总长只有 4000 公里,在 1880 年,西方铁路长度超过 35 万公里,但全球其他地区只有大约 3.5 万公里;在 1900 年,西欧加上美国的生产总量占了全球一半以上,而近代中国只占 5%。在赫拉利看来,当时的欧洲之所以能够一跃而出、称霸全球,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现代科技。^①

那么,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性质是什么呢?一般说来,从性质上看,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一种批判形态的技术哲学,是现代技术批判哲学。这里所说的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澄清前提;二是划定界限。所谓澄清前提指的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哲学是要揭示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说明现代技术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性的产物,现代技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并且与人类的生活世界以及未来社会存在着本质性、必然性的关联。所谓划定界限指的是,马克思的现代技术批判理论中划定了两条界限——与在技术问题上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原则界限,以及与抽象批判的浪漫主义的原则界限。

我们可以对马克思技术哲学进行这样的概括:从起源上看,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而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事实进行的哲学思考和必要的“科学抽象”;从性质上看,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现代技术批判哲学;从批判的根据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而言,是马克思建立在“感性的活动”或“实践的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存在论;从批判的目的来看,就是澄清现代技术的历史性前提,揭示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揭示技术与未来社会的本质性关联,划定技术批判问题上的两条原则界限。

二、马克思对现代技术本质的追问

马克思对现代技术本质的追问,是要透过技术表面上的“物质形态”,揭示技术“物质形态”背后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揭示现代技术与人的生产方式、存在方式以及生活世界之间的本质性关联。大致说来,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本质有以下发现。

其一,技术是一个社会范畴。

何谓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技术或技术是人借以进行劳动和生产的工具,是已经转化成为“人的意志”并用来驾驭自然界、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器官”;它不是自在的自然物质形态,而是要让“自然界”成为实现人的意志、达到人的目的的工具,因而它是人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它是人的知识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和表现,即它是变成了直接生产力的一般知识,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②从中可以发现,一方面,马克思承认技术具有物质的形态,是“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是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是生产工具或劳动资料,技术作为“一般社会知识”可以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反对把技术仅仅看作纯粹的“物质形态”,把技术的社会规定性仅仅看作“技术的自然属性”。社会关系乃是技术之所是的内在规定,不能把具有社会规定和社会历史性质的技术仅仅归之于物,否则,就会导致技术的神秘化。在马克思那里,技术当然也被视为一种生产工具,形式上可以被归入“劳动资料”的范畴,但是,这不是马克思的独创。马克思具有创造性的地方在于,揭示技术之为技术的社会历史性质。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范畴,技术有其特定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不能离开历史性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离开社会生产关系抽象、孤立地看待技术。马克思不反对把技术看作一种生产力,而是反对把技术只看作一种生产力,而没有被看作一种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

^① 参见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63—26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针对国民经济学家们忽视“物”的社会关系，把“物”仅仅看作是自然属性的观点，马克思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物”是从属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并受到这些关系的支配，并从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不能像经济学家们那样，排除“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定性，把“物”只看作是自然属性；经济学家这种观点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同样，是一种“粗俗的唯心主义”；这种观点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仅仅归诸物，导致了物的神秘化，因而也就是一种拜物教。^①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同样适用于对技术的分析。如果说那种完全取消技术的“自然形态”或“物质形态”的做法是“粗俗的唯心主义”，那么把受社会关系支配的技术完全看作是自然属性，把技术的社会关系内在规定性完全归之于物的做法，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这种技术问题上的“粗俗的唯物主义”也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方向”或“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这种倾向使技术神秘化了，实质上是一种技术的拜物教，是一种技术主义决定论，它没有看到现代技术不仅表现为一种生产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技术问题上的“粗俗的唯物主义”，其主要缺陷是：把技术的“历史因素”掏空，不从特定的历史性和社会关系来考察现代技术，因而，它是一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它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②

透过机器技术或技术的“物质形态”来揭示其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把社会关系作为技术的内在规定性，把技术归诸社会范畴，这是马克思追问技术的本质的独特视角，也是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体现了马克思对现代技术之思的创造性。从历史性和社会关系形式来揭示和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构成后形而上学思想时期的主基调，这是马克思的开拓性贡献。

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自然界没有制出机车和铁路，也没有发明电报和自动走锭精纺机；从自然界不能直接过渡到蒸汽机。^③马克思的意思是，技术是社会范畴，机器技术或技术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它具有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不能离开历史性和社会形式来抽象地考察现代技术的本质。对此，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有经典性的论述：黑人只是黑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只是纺棉花用的机器，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下，它才能成为资本；脱离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纺纱机也就不是资本了。^④在马克思看来，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技术，它在现代社会是属于“一定的关系”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也不仅仅是生产工具或劳动资料，而是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器技术既是一种“生产力”的范畴，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手段，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技术获得了一种由资本规定并与资本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因此，对现代技术进行历史性质的分析，要揭示现代技术的社会关系形式，对技术不仅要进行生产力、物质形态范畴的分析，而且必须揭示现代技术中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其二，技术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就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生产自己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方式，它是社会现实的本质的主要表现，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而言，它具有“普遍者的决定意义”。因此，伽达默尔认为，生产方式也就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生产关系；海德格尔则把它称作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⑤从技术哲学的视角，马克思认为“一定的工业阶段”就是体现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⑥那么，何为“怎样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85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8—42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0页。

⑤ 参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6页；《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

生产”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涉及用何种技术进行生产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把“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即用何种方式进行生产，当作是“人类劳动力的测量器”，“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是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准。同时，马克思认为，现代机械技术比传统工具更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在马克思那里，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标志，不在于“生产什么”，即不在于生产的结果和生产的产物，而在于生产得以进行的方式，用什么劳动工具或者劳动资料进行生产，即在于“怎样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工具或劳动资料被马克思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人类劳动得以可能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更能够显示特定社会生产时代之特征的标志。

同时，生产方式也是现实的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现实的人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亦即现实的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此，技术不仅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如果把现代技术仅仅看作生产工具，那就只是把它看成某种完全非历史的、非社会形式的东西，就没有看到技术成为技术的社会形式规定。技术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原本就是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的：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必然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即人们谋生方式的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存在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所以，马克思才从生产方式、从“怎样生产”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认为“手推磨”这种传统生产方式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而“蒸汽磨”这种现代生产方式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其三，技术与现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类型。

马克思认为，技术工业，或者“工艺学”，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它表现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它表现的也是人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也就是说：技术是与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直接关联在一起的，现代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社会生活”以及“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是由技术和技术工业建构起来的，并日益受到技术和技术工业的控制和改造，技术是现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类型或形态。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机器技术或技术的发明应用，意味着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了；意味着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受到了技术或一般智力的控制；意味着社会生活按照这种技术或一般智力的逻辑得到了改造。^①因此，马克思强调：技术工业是一种自然界对人、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技术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业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基础一样；通过技术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意义上的自然界。^②

技术是同人的生活世界联结在一起的。从技术入手来分析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把技术看作是现代人类生活世界的类型或形态，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之前，技术只是被当作人类驾驭自然的工具，只是被看作现代社会的生产力范畴，没有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形式来研究技术，尤其是没有从人类的直接生活过程、生活世界来研究技术。只有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历史的本质性一维”，从而揭示了技术对于建构现代人类生活世界的关联性和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以现代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区分了三种人类的生活世界类型或形态：前现代社会或传统社会的“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类型”，现代社会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或“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传统社会的“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是与手工工具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是与现代机器技术相适应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三种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有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工场手工业中，这是一种“自然人类生活世界”，在那里，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是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的生产过程。因此，在这里，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2 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307 页。

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现代的机器生产中，这是一种“技术人类生活世界”，在这里，先前的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整个生产过程是客观地按照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和阶段，每个阶段和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各个阶段和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等问题，不是由人的主观的分工原则来决定，而是交给力学、化学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决定。^①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当然也是与现代技术尤其是未来的新兴技术相适应的，但是，在这里，使用现代技术的社会关系基础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现代技术之前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类型”。在这种人类生活世界类型或形态中，自然界仍然是人的崇拜对象，人与自然界处在某种原初关联中，人把手工工具当作自己的器官或自己器官的延伸，并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工具以灵魂，掌握工具的能力不取决于人之外的技术力量，而是取决于人自身的技艺和积累起来的经验，因此，在这里，人们还保持着“半艺术感”或“半艺术性”。“自然人类生活世界样式”的主要特征是：人与自然之间仍然保持一种原初关联的状态；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依赖关系；人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自然的；人的生活世界范围狭小，是一种自给自足、封闭和孤立的生活世界。

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在这种生活世界类型或形态中，人类借助于现代技术提高了自身驾驭自然的能力，自然界变成了“有用物”。在技术人类生活世界中，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里，“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自然界真正变成了人的“有用物”；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存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规律的认识本身不是目的，使自然界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才是目的。^②在这种人类生活世界类型中，人的生命活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的片面性，而是生产出人的“全面性”；在这里，人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东西上，即不是停留在静止的状态中，而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绝对运动中。^③在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这里，“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有着独立性和个性；在这里，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和“全面的关系”，出现了“多方面的需要”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里，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这里，培养了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人作为具有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作为具有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④这是机器、技术使用人的状态，人从属于技术，并且受到技术的支配，甚至被机器代替了。因为，在这里，人不再用原来的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人只是作为一种动力作用于工具；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成为一种偶然现象了，于是，人就被风、水、蒸汽代替了。^⑤因此，这是一种个人同自己、别人相异化的生活世界类型：技术工业对人的统治和支配，一方面造成了人与其支配对象之间的异化，即造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异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本身的异化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异化，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本身、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也被神化了，个人被贬低为习惯反映和实际需要的行为方式的聚集物，技术工业化把“人的灵魂物化了”。^⑥在这种人类生活世界类型中，人在获得自己的普遍性、独立性和个性的同时，沦为抽象性、空虚化和直观性，人的艺术感和创造力不断遭到破坏。

未来社会的“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即“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对前两种人类生活世界类型的积极扬弃。在未来社会的“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现代技术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发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36—43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9—390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389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

⑥ 参见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2页。

挥，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得以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在那里，是“人使用技术”，而不是“技术使用人”；在那里，形成了全面发展和丰富的自由个性的个人，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得到实现。

三、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理想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技术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大大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大大丰富，从而为未来社会和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因为，马克思认为，“解放”是一种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活动，社会和人的解放离不开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和现实基础，而这种基础要由技术工业、商业和资本生产等来提供。当然，现代技术的文明作用又有历史性的限度，现代技术时代人的境况似乎没有因为技术的发明创造和运用而得到根本的改善。现代技术的作用的历史性限度主要表现为：自然界沦为了人类的“有用物”；技术使用人和支配人，人最终从属于技术；人的生活过程被抽象化、空虚化和被纳入可计算性，最终导致了技术理性的异化状态，出现了“死的物质对人的统治”。

马克思认为，技术本身是无辜的，技术没有原罪，现代技术文明作用的历史性限度主要根源于现代技术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即根源于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因此，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资本无遏制的运动及其界限的触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提供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未来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将出现一种“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这是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新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理想。

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理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原则高度，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哲学区别于其他人的技术哲学的关键点。这是马克思对现代技术与未来人类生活关系的筹划，对人类解放或共产主义理想的筹划，并为积极扬弃现代技术的文明成果，解决现代技术的问题提供了基本方向。

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在那里，人的解放成为现实，作为“目的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得到了真正发挥；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一个“新世界”，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个“新世界”是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在那里，人们享受着人类本质的美好，获得了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独立的创造力，实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①

在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得到解决。诚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那里，实现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在那里，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真正解决；在那里，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真正解决。在这种“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科学将和技术、工业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只存在一门科学，即人作为自然和自然作为人的科学，到那时，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人。^②

在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技术理性运用的矛盾得到克服，人类与自然的真正联合得以建立，一种新的“人化自然”成为现实。未来人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③。

在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在马克思看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3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1页。

来，现代技术文明作用的历史性限度的突破，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困境的破解，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即取决于一种新的、不同于资本生产的技术利用方式的出现，取决于由“新生的人”来“掌握现代技术”。在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技术运用的社会形式和利用方式得到根本改变，现代技术工业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有了根本性的改造。在那里，是“人使用技术”，而不是“技术使用人”；是技术从属于人，而不是人从属于技术。

在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技术服从于社会财富的创作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技术发明应用及其积累起来的生产力、财富只是为了扩大、丰富和提升人的生活需要，只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直接的劳动形式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因为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节省出来的时间，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现代社会，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而只有在未来社会，财富的基础不是直接形式的劳动，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摆脱了贫困的形式和对立的状态；社会必要劳动直接缩减到最低限度，因此，可以给人的自由发展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可以在艺术、科学等领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①

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对先前两种人类生活世界类型的积极扬弃，在那里，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得以真正实现。它既扬弃了“自然人类生活世界”那种人对自然的抽象崇拜以及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状态，又扬弃了现代“技术人类生活世界”那种把自然界沦为“有用物”以及“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状态。它既积极地继承了“自然人类生活世界类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积极成果，又克服了那种人服从于自然的支配的状态；它既积极地继承了现代技术的文明成果，又避免了现代技术的历史性限度，摆脱了“技术使用人”的困境。在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中，“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并达至“人使用技术”的新社会状态，实现了人类解放，进入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得到真正的实现。

四、马克思现代技术批判理论中的两条界限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阐明了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性，站在人类解放或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筹划了“新的技术人类生活世界共同体”。马克思设想了现代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对现代技术保持了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批判立场，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既划定了与实证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又划定了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

所谓技术问题上的实证主义，是指对待现代技术采取完全无批判、无反思的态度，认为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它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是一种技术中心主义，它把技术只看作一种工具，与技术的社会关系形式和技术的利用方式毫无关系，认为技术有自身独立的目的。所谓技术问题上的浪漫主义，是指对待现代技术采取完全的抽象的批判态度，认为现代技术造成了人和社会的一切问题，认为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和冲突，必须完全抛弃和否定现代技术，从而看不到现代技术的文明作用，把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极端化，导致对现代技术本身的抽象否定。由此可见，对待现代技术问题上的这两种表面对立的倾向，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即都是抽象化、形式化地看待现代技术，没有看到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没有看到现代技术与人类生活世界之间的根本联系，没有揭示现代技术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历史性的生成关系。因此，马克思把技术问题上的实证主义称作“抽象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或“粗俗的唯物主义”，把技术问题上的浪漫主义称作“唯心主义”。同时，马克思强调，“抽象物质的方向”就是“唯心主义的方向”。

对于技术批判问题上的这两条界限，马克思有经典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说：技术和其他事物一样，包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101页。

含有自己的正面和反面作用。技术可以减少人类体力劳动的消耗,使得劳动卓有成效,但是,它也引起了人类的饥饿和人的过度疲劳;技术可以成为财富创造的新源泉,但是,它也变成了贫困的源泉,因此,技术的节节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技术的进步标志着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但是,技术的支配之下,个人似乎又沦为别人的奴隶和自己的奴隶;科学技术的纯洁光辉没有驱除愚昧无知的黑暗;一切技术发明和进步,造成了人的异化状态,即物质力量变成了对人的生命的统治,而人的生命反倒被物质力量支配;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对抗。^①

从上述马克思的表述中可以发现,在未来社会,即从人类解放或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说,马克思既不是技术进步的敌人和现代技术批判问题上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中心主义者和无批判的实证主义者。立足于未来社会,即人类解放或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一方面,马克思承认并肯定了现代技术的“纯洁光辉”和“伟大胜利”,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看到现代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与科技光辉的闪耀相伴随的是“愚昧无知的黑暗”,技术的进步没有消除人的异化境况,反而加剧了人的异化状态,认为现代技术是“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狴的精灵”。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既不能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认为现代技术的进步和胜利不会给人和社会带来任何问题,认为现代技术的运用领域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对抗,而对现代技术采取完全无批判、无反思的立场;也不能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而对现代技术采取抽象的、否定的立场。这体现了马克思现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历史辩证法,表明马克思为现代技术的批判划定了两条原则界限。

具体而言,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把握了现代技术的本质,区分了技术本身与技术使用的社会形式和方式,尤其是区分了技术和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因而划定了与实证主义、浪漫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才能取得其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形式,但是,机器体系本身不是资本,技术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技术作为资本的存在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要表达的意思是:技术既是一种生产力的标志,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和反映,现代技术有其特定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关系形式;现代社会,机器技术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它是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但它本身不是资本,它本身有使用价值,而技术自身不能创造剩余价值;机器技术本身和机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技术有多种使用方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方式之外,未来社会中技术有“新社会”的自由的、由“新生的人掌握”的应用方式。

马克思认为技术本身没有原罪,甚至技术自身无所谓善恶,技术本身就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感性的活动”即“实践的活动”的表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工业是人的对象性存在和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证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通过技术工业和资本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同时,马克思要反对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现代资本主义使用方式。马克思认为,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问题和困境,它的根源在于对技术无节制的、不适合的社会应用形式,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于现代技术使用的社会形式,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和对抗。

对于实证主义者而言,技术仅仅是生产工具,技术自身具有独立性的价值;技术自身就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与技术的社会形式和使用方式无关;技术理性的运用,不但可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解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切矛盾;技术理性是洁白无瑕的天使,它可以在人间建立起天堂,它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人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对技术及其发展进行价值评价和哲学反思。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技术具有原罪,它是造成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技术不是带来社会的进步,而是给人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倒退,认为只有抛弃现代技术才能摆脱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要人们退回到前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页。

现代社会的野蛮状态，从而陷入对现代技术抽象的、浪漫化的否定。当然，技术问题上的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倾向，尽管有上述表现形式的不同，但是，它们都共享了这样的前提，即它们都把技术本身和使用技术的社会形式和方式混淆在一起，不去追问现代技术的历史性质和社会形式。

马克思的现代技术观与实证主义、浪漫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对于现代社会、现代人和未来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现代技术大大提升了人类驾驭自然界的力量，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未来社会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和动力。同时，由于现代私有制的存在，现代技术获得了由资本生产规定并为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技术理性被畸形化，导致人和社会陷入众多的矛盾和冲突中。因此，诚如马克思所言：“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路。”^①对于现代技术，既不能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脱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对其采取完全无批判的态度，也不能像浪漫主义者那样，脱离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其采取抽象的、浪漫化的否定态度。

在技术与未来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同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现代技术批判与实证主义、浪漫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即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它不是与现代社会或现代技术时代抽象对立的另一个“彼岸世界”，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本质性的、必然性的关联。换句话说，未来社会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历史地生成出来的存在，是对现代技术及其文明成果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即“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②。因此，未来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要有历史前提和条件的，“自由王国”是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马克思把这些历史前提和条件概括为几个方面：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形成；现代技术带来的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③由此可见，这些历史前提和条件的出现都离不开现代技术及其文明成果。换句话说，未来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现代技术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世界普遍联系的建立、工作日的缩短以及现代社会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而运动的条件要由现代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产生出来。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技术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完美时代，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和矛盾，因此，现代社会的技术工业文明成果以及矛盾运动，不会走向未来社会，也无需走向未来社会。浪漫主义者表面上重视未来，实际上只是“幻想的未来”，因为他们只是一种对过去的浪漫怀旧心态，幻想以抛弃现代技术及其文明成果的方式来摆脱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是没有看到现代社会与未来社会之间历史性的、本质性的、必然性的关联，没有看到“现代技术人类生活世界类型”向“未来社会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未来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它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它决不是要我们返回到“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它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实现。^④马克思这里表达的意思是：现代社会或现代技术时代还不是“人的本质”的生成和真正的实现，因此，它必须发展转变到未来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即“新的技术人类生活共同体”。马克思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明确划定了与实证主义、浪漫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

（责任编辑：盛丹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8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6页；《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1页。

Marx's Thoughts on Modern Technology

LIU Riming

Abstract: In nature, Marx'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a modern cri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which aims at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remise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two delimit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riticism. Marx questioned closely the esse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He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nature and social form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modern society's mode of production as well as human existence. Marx explained the relevanc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 life world, expounded three types of "human life world form"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re-modern society, modern society and future society. Marx distinguished technology itself and the social forms and ways in which technology was used, proposed the ideal of "new technological community of human life" for future society, and delimited the boundary of principle which separated from positivism and romanticism.

Key words: technology uses human, human use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ical community of human life, positivism, romanticism

(上接第 22 页)

On the Same Source of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Use

—— The Second Meta-Principle of Chinese Philosophy

ZHANG Liwen

Abstract: The inquiry of the same source of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use is necessary for knowing what has supported nature, society and life, how the ever-changeable phenomena came to be one, what is the ultimate source and basis of everything, and how do human beings grasp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This mind prevails in various schools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Cheng Yi proposed this proposition, and the followers have made further inquiries of heaven-man relationship by various expressions. The Chinese philosophy suggests harmony, generating, dao and fundamental structure, which is the ultimate ground for seeking the original being of everything, the reconsideration for the ultimate explanation of mind, and a metaphysical way of seeking an ultimate world value, thus opens to the probing of the metaphysical and material things, which is also expressed by various expressions. The ways of thinking metaphysically and materially a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its becoming, sign and its cause, common and particular, dao and phenomena, source and attribution, and spirit and ritu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ar-modern communication of China-Western cultural philosophy, there were ideas expressing the relations and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fundament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use, haven and man, dao and implements, dao and fundamental structure